

絮语轻谈

文／贺燕萍

成长的河流

写给女儿大学毕业季

孩子，此刻夜深人静，我翻看着手机里你刚发来的毕业照——学士帽下的脸庞，褪去了稚气，眼神明亮而坚定。指尖划过屏幕，仿佛也划过了二十几年的时光长河。那句“转眼”，真是一点不假啊，仿佛昨日还在我臂弯里唧唧呀呀的小人儿，今天就已站在人生的新起点，即将扬帆远航了。

最初的乐章，是奶香伴着牙牙学语。我清晰地记得，你躺在摇篮里，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努力模仿着我的口型，发出意义不明的音节。那时，你每一次含糊不清的“ma···ma”都能让我心花怒放，整个世界仿佛都因这稚嫩的声音而柔软。你摇摇晃晃迈出的第一步，像只笨拙的小鸭子，扑进我怀里时那咯咯的笑声，至今仍是我记忆中最清脆的音符。你会好奇地啃咬所有够得着的东西，那些沾满口水的玩具、深夜不眠的啼哭、第一次清晰喊出“妈妈”的瞬间，都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贵的“甜蜜负担”。

童年的画卷，在奔跑与涂鸦中铺展。转眼间，小小的身影开始在家里横冲直撞，像一阵停不下来的风。你会在客厅里推着小车模拟“赛车”，在墙上留下充满想象力的“抽象派大作”，会因为心爱的玩具坏了而哭得惊天动地，也会因为一颗糖果、一个拥抱就破涕为笑，雨过天晴。我记得你第一次背起小书包走进幼儿园，松开我的手时那强忍泪水的倔强模样；记得你放学后扑向我，兴奋地讲述和小朋友的“大冒险”，小脸红扑扑的；更记得你拿着人生中第一张奖状，小跑着冲向我，眼睛亮晶晶地喊着：“妈妈看！”那份纯粹的喜悦，点亮了无数个平凡的日子。

青春的风暴，悄然来临又归于宁静。不知不觉，那个需要仰头看我的小家伙，个头渐渐与我齐平，甚至超过了我。那个曾经对我无话不说的小人儿，开始有了自己的心事和小秘密。房间里响起了我不懂的音乐，门也关得比以前更紧了。我们之间似乎隔了一层薄薄的纱，有过沉默的对抗，也有过因误解而起的争执。我看着你像一株拔节的竹子，带着些许叛逆和迷茫，在探索自我的道路上磕磕绊绊。心疼你的困惑，有时也焦虑不安，但我知道，这是必经的成长阵痛。欣慰的是，风暴过后，你渐渐沉淀下来，学会了独立思考，也懂得了沟通与责任。看到你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规划，眼神里有了担当的光芒，我知道，我的小树苗正在风雨中努力扎根，变得更加坚韧。

离巢的羽翼，在大学的天空下丰盈。那一天终于还是来了，送你走进大学校门，看着你拖着行李汇入青春的人潮，背影挺拔而陌生。我的心里像是空了一块，又像是被什么充满。电话和视频成了我们之间新的纽带。你兴奋地分享着新城市的见闻、有趣的课程、交到的朋友，也偶尔会诉说学业的压力、生活的烦恼。听着你条理清晰地分析问题，谈论着你的见解和梦想，我惊喜地发现，那个曾经依赖我的孩子，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翅膀和飞翔的勇气。你开始规划实习，为未来奔波，向我报喜也报忧，语气中带着成长的疲惫和成就感。每一次短暂的相聚，都让我看到你身上新的变化，更沉稳的谈吐，更开阔的视野，对家人更细腻地关心。那个曾经需要我牵着手过马路的孩子，如今已能为我遮风挡雨，规划行程。我明白，你正一步步走向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转眼之间，毕业的钟声已然敲响。看着照片上穿着学士服、意气风发的你，万千感慨涌上心头。时光真是奇妙，它把那个在我怀里唧唧学语的婴儿，雕琢成了眼前这个挺拔自信的青年。这二十多年的路啊，仿佛一眨眼就走到了这里。你的成长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我何其有幸，能在岸边一路见证，从涓涓细流到波澜壮阔。这其中，有笑有泪，有担忧更有无边的骄傲。我知道，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端。纵有万般不舍，我心中更多的是欣慰和祝福。

孩子，未来的路还很长，会有坦途也会有崎岖。愿你永远保持这份探索的勇气、求知的热情和内心的善良。无论你飞得多高多远，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妈妈的目光会一直追随着你，为你每一次振翅而骄傲，为你每一次归航而守候。因为看着你长大成人，是我生命中最长情、最值得的风景。

（作者供职于渭南市公路局）



夜班收费亭的荧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看着出口无人值守设备屏幕上显示的蓝光提示收费额，突然让我想起《长安的荔枝》里那个镜头——李善德蹲在岭南官道旁，用油灯照着竹筒上的运输路线图，算盘珠子被汗湿的手指拨得啪啪作响。这两个相隔千年的场景竟有种奇妙的重叠：今日的扫码设备与唐代的算珠，原来都是丈量距离的标尺，只是我们运送的“荔枝”，早已变成了流动的文明。

系统中的齿轮：精准到秒的生存哲学

观影杂谈

文 / 胡海娟

从《长安的荔枝》看如今的“荔枝使”

影片中李善德用算珠算出的不仅是荔枝的保鲜期，更是一套跨越5000里的生存算法。电影里那组令人窒息的镜头至今记忆犹新：他把岭南到长安的驿道路线拆解成64个节点，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出快马换程的最佳时点，甚至精确到某座驿站的水井距离马厩的步数。这种近乎偏执的精确，在我们收费亭的工作日志里有着惊人的回响——每辆车的通行时间不得超过45秒，ETC设备响应延迟不能超过3秒，这些琐碎到近乎苛刻的规范，恰是现代交通网络的“保鲜术”。

唐代驿卒用生命换取的日均400公里运输效率，在今天的西安绕城高速上，是每小时120公里的限速牌背后更庞大的系统协作。李善德为了荔枝保鲜发明的“双层瓮冰藏法”，与我们收费员熟记的“特情处理手册”有着相同的本质——当ETC与人工收费系统切换时如何避免拥堵，这些现代版的“保鲜技巧”，同样需要在规则与实际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电影中那200斤荔枝最终只剩40枚抵达长安的残酷损耗率，总能让我想起雨雪天气收费站排起的车龙——我们疏导交通的手速不仅是栏

杆的起落，更是对数千辆车上万旅客时间成本的敬畏。

规则与温度：制度缝隙里的人性微光

李善德在平康坊援引唐律驳斥高利贷者的情节，总让我想起一些司乘由于收集没电又没带现金的缘故滞留在出口车道，而我们的收费人员义无反顾的选择垫付，甚至有人垫付了千元通行费，与李善德用玉佩抵押运费的举动，隔着千年光阴达成了默契。

电影里最动人的莫过于那些制度失灵的一瞬间：峒阿僮教他用竹篓透气法保鲜，商队首领苏谅为他打通私道路线，甚至连驿站老卒都悄悄告诉他“辰时的露水能让荔枝多撑半个时辰”。这让我想起收费亭里常备的三样东西：创可贴、简易修车工具和地图。无论是一次微笑的救助，一次换备胎，或者一个指路服务，这里面都藏着西安绕城高速人“全心服务”的人性微光，光虽微小，但却足以照亮行车的路。

永恒的驿站：平凡岗位的文明刻度

电影结尾，被贬岭南的李善德种下一棵荔枝树的镜头，总让我想起收费站的文明服务墙

照片。这些照片与李善德在驿道旁刻下的“荔枝经”一样，都是小人物在时代长卷上留下的注脚。

当无人机冷链能让岭南荔枝24小时直达长安时，我们似乎已经超越了李善德的时代困境。但夜班时透过收费亭玻璃看到的星空，与电影里驿卒们仰望的星空并无不同——那些车灯连成的流动光河，何尝不是现代版的“荔枝贡道”？只是今天的我们不再为帝王妃嫔运送珍馐，而是为每个普通人的生计与梦想铺路。

电影片尾字幕升起时，长安城墙的剪影逐渐淡去。而我总在此时想起我们收费站的交接班时刻，晨曦中的收费岛像浮出水面的岛屿，接班同事的制服上还带着露水的痕迹。李善德或许不会想到，千年后的“荔枝使”们，依然在重复着他的西西弗斯之役，只是我们推动的石头，已变成让文明流动更快的齿轮。当朝阳掠过西安绕城高速的路牌，我突然明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荔枝要运送，而坚守岗位的平凡人，永远是文明最可靠的驿站。

（作者供职于北环路收费站）

心灵后窗

夏雨

文 / 李宏军

夏天是个火烤般的季节。闷热的天让人喘不过气，我趴在窗台上，眼巴巴盼着能下一场及时雨。

嗨，灵了！天上乌云像黑棉花糖似的飘过来，眨眼间就下起了大雨。雨点噼里啪啦砸在窗沿上，有些胆小的水珠缩成雾蒙蒙的帘子，胆大的干脆连成银线往下冲。我看得直拍手，一滴调皮的雨跳进我掌心，凉丝丝的像是在挠痒痒。楼下的小草摇头晃脑大口大口喝着水，蔫蔫的月季花瓣突然像涂

了胭脂般亮起来。

这场音乐会真热闹！雨点打在铁皮车棚上是咚咚的架子鼓，落在晾衣绳上变成叮叮当当的风铃。最有趣的是檐角的水洼，咕嘟咕嘟直冒泡，像烧开水的水壶在吹口哨。厨房外的月季花仰着脖子，张大花瓣给自己攒雨水。

雨停后，我穿着雨鞋跑下楼，落叶泡得又软又滑，像铺了亮晶晶的地毯。水滴顺着梧桐叶尖往下落，吧嗒吧嗒把地上的小水坑敲得直晃悠。呼吸间尽是青草香，蝉儿抖着

翅膀又开始了唱歌。墙角的蜗牛慢悠悠爬过，身后的银线亮得像巧克力包装纸。还有那田地里拧成绳的玉米舒展了手臂，微风吹动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挥手跳舞。

夏天的雨总能带来新的故事——让口渴的小花喝饱水，给小草换上翠绿的新衣，庄稼也给人们带来了喜悦，连石头缝里都钻出了新鲜的小蘑菇。你听，空气中还飘着雨精灵咯咯的笑声呢！

（作者供职于西亭超限运输检测站）

家庭相册

公公的背影里藏着最暖的光

文 / 宋妮娜

我公公总让我想起朱自清的《背影》。说不出为什么，每次看到他，想起他做的事，那篇文章里的画面就会不由自主浮现眼前。

昨天下午起，他就忙着给我们收拾今天回宝鸡要带的东西，里里外外忙前忙后。严老师却一如既往只顾看书——公公收拾的这些东西，他一样都不想带，自然也懒得搭手。每次遇上这种情况，老人们总会跟我说：“妮娜，他不带，你带！”

今天出发时，小区门口正在修路。公公一直跑到前面，帮我们看路、规划路线，跑前跑后地指挥。我坐在车上喊：“爸，我也下来帮忙。”他却摆摆手：“你不管了，我一个人看着就行。”

终于顺利通过那段路后，我回头望向公公：头发已有些花白，背微微弓着，还是那么瘦。看着他的样子，心里真挺心疼的。有他在，我们好像永远都是被护着的孩子。就像早上分装蔬菜时，他特意叮嘱：“这样一份一份好，你拿起来方便。”

公公刚退休时，奶奶就病了，生活不能

自理。大冬天的太白特别冷，洗洗涮涮格外不方便。我们提议把奶奶接到宝鸡，大家搭把手能轻松些，他却不愿意，说奶奶住不惯。我们又劝：“爸，要不把奶奶送到姑姑或四叔家，你也休息一阵？”他摇头：“不行，你四爸脾气急，太凶你妈，而且他生活负担重。算了，还是我照顾吧，我就想让你奶奶最后的日子舒服些，别太受罪。”那时候我特别佩服他，觉得他特别伟大——很少见人能这么细心、耐心地长期照料生病的老人。后来奶奶走了，走得很安详。

我总觉得，这个家里，公公让每个人都如沐春风，唯独把苦都留给了自己。

我工作调动回宝鸡的那几个月没工资，公公偷偷给我塞钱（我没要，现在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去西安看妹妹，他也会往我兜里塞钱，还念叨着“穷家富路”，非要我收下才放心。

我想学开车，严老师不让我碰车，公公一气之下说：“妮娜，爸给你重新买一辆！”其实他当时喝醉了，肯定不会真买，但那份心

意，我记到了现在。

在太白工作的那一年，家里只有我和公公。我每天早上起来给他做饭，中午他下乡前总会跟我说，只要我在单位，他就一定回家吃午饭和晚饭。就连我姑都说：“妮娜回来这一年，你爸胖了，气色也好了。”

那年公公过生日，我请了半天假，张罗了一桌饭，把叔叔、姑姑和几个亲戚都请来家里。那天他特别高兴，大家问他许了什么愿，他笑着说：“我希望妮娜能早点回宝鸡，一家人团聚。”大家都开玩笑，说公公偏心，偏疼我。

后来我调到宝鸡，和他认识的人、熟悉的事差不多，我们在家总有说不完的话。他退休后，婆婆常打电话让我多回去陪他说说话。再后来，我工作上不懂的就问他，直到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会跟他说，他总能给出妥帖的建议。

我公公真的很棒，他退休这么多年，偶尔遇到认识他的人，还会跟我说：“你爸当年可厉害呢！”（作者供职于宝鸡市交通运输局）



美景风情

太白立秋随笔

文／孟登武

太白的天气，今年像个叛逆期的孩子，专挑着常理拧着干。

往年盛夏，这座县城总浸在清凉里，是远近闻名的避暑胜地；今年却一反常态，暑气赖着不走，连晨昏都带着灼意。

老人们掐算着“今年是晚立秋。”“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的俗语在街头巷尾传开。人们揣着薄衫，早做好了跟暑气耗下去的准备。

8月7日13时52分，立秋的时刻悄然而至，暑气却仍在盘旋，似乎真应了那句俗语。

晚饭后，天色阴沉，闷热的很。我往单位后边的河堤走去——太白县最大的夜市就设在这河堤上，既能吹吹风，看河景与远近的山恋，又能逛夜市买零嘴，乘凉、观景、闲游，一举多得。

刚到河堤，摊主们已支好摊子，吆喝声混着烟火气漫开来。起初人不算多，渐渐的身影密了；大人牵着孩子，年轻人或成双或独行，老人们三五成群慢悠悠的在摊位间穿梭，与叫卖声缠成一团，热闹极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色愈发的阴沉，忽然下起雨来，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下雨，摊主和顾客都未受影响——挑水果的照样摆摊，跟摊主砍价的依旧嗓门亮。雨像通了灵性似的，仿佛和人们打声招呼就停了。

雾气散去，天边竟挂起一道彩虹，红、橙、黄、绿、蓝、靛、紫，七色分明，在渐亮的天空里格外分明，像谁在天边搭起一座彩桥。湿气退去，风忽然带着凉意，丝丝缕缕钻进衣领，驱散了最后一点暑气。

站在河堤上，我凝望着那道彩虹。杜甫“好雨知时节”的句子忽然漫上心头。这场被称作“晚秋”的雨，偏在“热死牛”的节气里落下，送来清凉，洗去暑气。这“叛逆”的天气终究把太白该有的清凉还了回来。

秋，真的到了！

（作者供职于宝鸡市公路局）

『四好农村路』主题摄影作品展



《美丽蓝色道路》 作者：林佳惠

交通运输部精神文明委员会办公室